



虧本亦要主辦奧運？

經過百年，一借。

奧運終於再次踏足巴黎，成為巴黎第3次舉辦的奧運會。其實奧運主辦權，已經成為世界各大城市必爭之事，因為這是國際大都會的證明，這對顯示自己城市有足夠的經濟能力，無疑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宣傳，所以無論是國際大都市還是在國際上相對欠發達的地方，都會去爭奪奧運主辦權。

主辦奧運投入的資金是天文數字，賬面上其實大多都是虧本的。以本屆巴黎奧運而言，由2017年提交申辦時宣布預算為68億歐元，但7年後今天其預算已經上漲到超過88億歐元。這88億歐元基本上由奧運會及殘奧會組委會兩個機構籌集，他們負責賽事舉辦的相關支出，例如人力、保安、賽事運行等等，組委會預算是43.8億歐元，而這個預算96%資金都是來自賽事本身產生的收益，如門票、贊商等收入。

今屆巴黎奧運會為了環保節約，有95%場館是原有的或臨時搭建的，確保奧運會結束後，這些資源都能夠再次實際使用；至於場地的帳篷、檻檻、電腦、運動器材等亦盡可能減少，並鼓勵共享，傢具數量由當初估計800,000件減少到600,000件，而200萬件體育器材，四分之三將由世界各單項體育總會提供或租

卡塔爾多哈這個充滿野心的城市，是否真能成為2036年奧運的主辦城市呢？



銀都經典再現

作為電影老觀眾，在港鐵站看到半個世紀前的電影圖片海報，能不雀躍？那是一代人的回憶。中華文化節之一的「影以載道—銀都作品回顧」，頭炮是方育平的《父子情》，我急不及待買票了！

銀都機構及其前身（長城、鳳凰、新聯），從1950年起，製作及出品超過500部電影，以多方面表達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急劇改變的當代社會中的變遷。第一屆中華文化節，香港電影資料館選映了16部銀都經典作品並進行修復。

看一下回顧電影名單，不得不提。除了榮獲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、導演獎的《父子情》，還有張之亮執導的《籠民》，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、導演、編劇、男配角（廖啟智）4個獎項，該片在狹窄環境的長鏡頭下，道出低下層心聲，平實呈現社會基層的心聲，此片又是黃家駒的電影遺作；此外還有許鞍華至今唯一一部武俠片《書劍恩仇錄》；關錦鵬的《人在紐約》，更是集齊三地影后張曼玉、斯琴高娃、張艾嘉演出；杜琪峰的《碧水寒山奪命金》，是鍾楚紅第一部電影……上世紀部分新浪潮導演的作品，為銀都寫下了重要一頁。

回顧展中不可錯過的還有香港第一部票房過百萬的電影《金鷹》，該片由朱虹、高遠主演，在內蒙古阿巴嘎旗草原實地取景，少數民族風情使電影大放異彩，早年能夠回中國內地實地取景，是銀都合併前的長城、鳳凰、新聯公司的優勢；愛看戲曲片的觀眾，夏夢的《三看御妹劉金定》和紅線女、馬師曾的《彩蝶雙飛》不能錯過，該片更是名伶白雪仙父親白駒榮，在資料館館藏中唯一的影像紀錄，彌足珍貴；夏夢、鮑方主演的文藝片《故園春夢》，還可以看到童年石修；要看童星蕭芳芳、黎小田，可以看1955年的《我是一個女人》，當然「女人」是紅線女。

如果想了解銀都最早期的電影，我們或許未有看過的，如李麗華、韓非的《說謊世界》，以及龔秋霞的電影《中秋月》，蘇秦、石慧的《兒女經》，也可一探老輩影人風采。

回顧展難得在所有場次安排了映後談，由學者、電影研究者主講，讓觀眾在文化層面上對該批電影有更多的了解。

作為香港歷史悠久的電影公司，銀都經典作品數不勝數，希望日後更多經典再現，說好中華文化傳承的故事。



顛覆你印象的貴州

5月底，我應邀參加由毛邦傑會長組織的美國華人工商協進會參訪團，訪問北京、貴州、江蘇、浙江，一共18天。

印象裏，北京是天子腳下的皇城，江浙是煙雨如畫的魚米之鄉，但今日的貴州足以顛覆你固有的印象。「她」在21世紀初，已成功擺脫了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銀」的千年魔咒。

每一次到貴陽機場，總會讓我想起母親在1987年隨着台灣老兵回鄉，她透過紅十字會，終於找到在貴州的家人。那一年她在貴陽機場見到她的親侄兒，哭得暈了過去。有一種淚水是慟徹肺腑的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嚎啕，那飽受着近半個世紀的漫天烽火，顛沛流離下，仍幸存的思鄉。

母親把所有積蓄自台灣匯入她的貴州老家，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她終於回到老家頤養天年；基於母親的關係，我經常到貴州，親眼見到貴州翻天覆地的改變；貴州除了大山還是大山，轉來轉去都在大山群中，一條只容得下一輛車行駛的泥巴路，一邊是懸崖峭壁，一邊是萬丈深淵，無論你行路還是駕車，都需要對天與地有極大的敬畏和膽量及對親人的熱忱，要不然，你根本不會進入貴州大山。我的大表哥說，日本侵華時，鬼子打不進來貴州，只因貴州地形險峻，又有山嵐瘴氣，不是本地人，怎能適應這裏的氣候及地勢。

昔日貴州開門是山，開窗又見山，近山遠山都是山，所有的大

山小山就像是一盤圍棋的布陣，自己身在其中，走也走不出去。滿山腰上只見一排排或已枯萎的或在頑強生長的包谷（玉米）。

發展貴州必須建造橋樑，貴州的喀斯特地貌在人定勝天的改造下，開山闢石，見山移山，遇峽谷建橋，鑿隧道而過，造就出貴州的橋樑多達31,000座，其中49座公路高橋位居世界前100名，包括被譽為世界最高橋（海拔2,000米，全長2,890米）的新北盤江大橋；行駛在高架橋上，感覺自己在群山之上飛來飛去，高架橋下偶見公路有汽車來往，路路接連入鄉進村，交通四通八達。今天的貴陽城已脫胎換骨，揮別那空氣中充滿煤渣氣味的年代，金融區有綠意盎然的休憩公園，有3層樓高的別墅，也有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，鬱鬱蔥蔥的樹木盡收眼底，森林覆蓋率達70%的貴陽，猶如置身江南。

貴州如今是中草藥基地、大數據中心，中國的天眼也在這裏。這30年來貴州的建設突飛猛進，證明「老天爺沒有忘記貴州」。謹以此句話，向已長眠於大山裏的我的大表哥致敬。



◆ 美國華人工商協進會毛邦傑會長（中坐者）
作者供圖



愛與溫暖

百善孝為先！一早跟姐姐聯繫，回家看看父母，父母年事已高，陪伴是最大的犒勞。姐姐欣然同往。

早上10點勤勞的母親打電話說排骨湯已燉上，當我們回家時，弟弟已準備好一桌豐盛的午餐，一家三代十幾口人團聚一堂，母親操心地給晚輩們挨個夾菜。「家人圍坐，燈火可期」的場景在此刻體現，團圓是幸福，團聚是喜悅。

吃過午飯，月台阳台，後山紫氣盈盈的葛藤花開得分外絢爛。我和姐姐不約而同地想去採摘給母親做紫藤花肉包。說幹就幹，姐妹倆拿着砍刀、食品袋，穿過田野，走進深山。因植被茂密，那些遠看密密麻麻的紫色葛藤花纏繞着無數松樹攀在枝頭，伸向雲端，高不可攀。

我和姐姐只有放棄，繼續挑戰上行，行至陡峭處，腳下很多野生蘭花開得正艷，淡雅的清香在林中蔓延，很想挖幾棵移植回家，姐姐說這是國家二級保護植物遂作罷。繼續往上，無意中看到因大風吹倒的幾棵粗壯的松樹、白樺樹頭凌亂地散落着，姐姐說這個可以試試給拽下來給爸媽一樓的柴火灶使用。

說幹就幹，我倆怎麼合力拽，被風吹斷的沙樹都紋絲不動，可想而知，肯定是不成功的，雨後的斷樹更沉、更重。實在拽不動時，乾脆

砍下部分枝幹往下拖。當我倆各自砍了幾節沙樹，拽了一棵小的白樺樹，從10幾米的山上往下拖時，腳下潮濕的樹皮隨時都有絆倒的可能，但我們樂此不疲，一種征服的慾望讓我們愈挫愈勇。10幾度的氣溫下衣服都濕透了。

當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樹枝拽到山腳下時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，山脚下是鄰居們種的各種時令蔬菜，如果從這裏把拽下的松樹枝和白樺樹拖過去，勢必破壞別人的莊稼，若全部分解成小段，這會累得已經砍不動了。我和姐姐一合計，乾脆兩人再辛苦點，一個走前面、一個走後面，把松樹枝和白樺樹扛起來抬着走，這樣就可避免損傷莊稼。

當抬起樹枝時，我倆都笑了，兩個從小就沒砍過柴的人竟然在不惑之年有了給爸媽砍柴的衝勁，想想都覺得滑稽。我們此刻就像是活受罪的狀態，放肆的笑聲傳遍後山停不下來，姐姐示意我別笑了趕緊移步前行。我們就這樣愚公移山似的來回抬了四趟，才把它們搬到院子裏。等我從凳子上醒來已滿血復活。出門，母親在擇菜準備晚餐，我下樓走向對面菜園，發現雪裏紅開始起菜薹，頓時來了興趣：「媽，我把菜薹掐了，晚上拌一盤吃啊。」

「要掐，你就拿個刀擦根都砍了，

菜薹今晚吃，剩下的莖葉泡酸菜。」

興奮的我趕緊找把菜刀，把園子裏地雪裏紅全部砍完抱回家。認真地把菜薹和莖葉分開，清洗、焯水，準備晚上拌菜尖兒，莖葉直接泡酸菜。愛乾淨的母親剛接到大舅媽的電話明天一起回老家，母親想洗個頭，我趕緊自告奮勇地說：「來，我給你洗。」母親感到很意外，猶豫了一下：「你給我洗？」

「是的。」因為我知道母親昨天到菜園澆水時不小心摔跤且扎破了手指，洗頭肯定不方便。這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給母親洗頭，我小心翼翼地給母親輕輕揉捏着、沖洗着，確保洗得乾乾淨淨、清清爽爽。那一刻，我們母女連心……

洗完頭，我開始準備晚餐，首先做那道「燴拌雪裏紅菜薹」，切細裝盤，撒上辣椒麵、蒜末、鹽，燒鍋下油，等油溫沸騰時「嗤」一下淋到辣椒麵、蒜末、鹽上面，只聽「呲呲」的響聲、撲鼻的香氣、淡淡的辣味兒竄起來，淋上香油、食醋，加入適量白糖、生抽、蠔油，攪拌均勻一道時令蔬菜完成。

陪着爸媽吃完晚飯，弟弟給我和姐姐各準備了一大包驚喜，醇香的柴火豆腐、鮮嫩的魚腥草和春筍……家人的愛如春風拂面的溫柔，蕩進4月的心房。



「環保先鋒」賈寶玉

從走塑，自然想到環保，從環保又怎會想到賈寶玉？

這題目是不是太搞笑。看過《紅樓夢》，誰不知道這個公子哥兒，自出娘胎便錦衣玉食，只知談情說愛，不知民間疾苦，環保是什麼？投胎到2024，聽到環保兩字相信他也不會上心。

可是在《紅樓夢》裏，他的確做了一次連今日環保人士都沒有做過的「壯舉」，看看以下複述第21回當中一小片段，便明白他何以當得上環保的「先鋒」了：

話說幾個女孩子晨早分別在梳洗，丫頭翠縷提起史湘雲洗過臉的那盆水準備拿去倒時，寶玉即時叫住她：「慢！我還未洗，等我洗過才倒！」

翠縷放下那盆水，寶玉便自己躬身洗了兩下；紫鶯看他洗完，順便拿香皂給他，寶玉說：「不用了，香皂不是已經溶在水裏！」今日的環保人士是不是要向他致敬！

◆ 繡像和劇集中的賈寶玉。

作者供圖

奇怪嗎？在同書第24回，這怡紅公子渴叫人為他倒茶，有個老婆子走過來準備倒茶時，他連忙搖手說：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」連倒茶都嫌老婆子的手不乾淨，希望有女孩子來服侍，又怎會用史湘雲洗過臉的水？可是史太君口中那個胭脂都吃的「混世魔王」，凡是未出嫁女孩子用過的水都當仙露。

環保用水也真的有哲學，我家「家廚」最常說的一句口頭禪是：「涓涓之水，可以成川！」她不止用洗衣機排放出來的水留作洗完地再沖廁，洗菜也跟寶玉用史湘雲那盆水有點相似：就是每次煮好麥皮後不急於洗煲，而是放水在煲內用來清洗第一次菜，理由是好等黏在煲內的麥皮殘屑作為蔬菜的清潔劑，同時菜清亦會抹去麥皮殘屑，這樣煲乾淨連菜也乾淨，省了工夫也省時間。照這樣說，寶玉可當「環保先鋒」，她又可當「環保大使」了。不久便加水費，大家不妨細心研究一下「家廚」的方法管不管用，至少這對用水量大的食肆應有一定貢獻。

去麥皮殘屑，這樣煲乾淨連菜也乾淨，省了工夫也省時間。照這樣說，寶玉可當「環保先鋒」，她又可當「環保大使」了。不久便加水費，大家不妨細心研究一下「家廚」的方法管不管用，至少這對用



端午龍舟須趁雨

朋友在朋友圈感慨說：廣東的雨下了足足兩個月還不停，

神、祭龍神、祭伍子胥等，廣東人只求「龍舟扒得快，今年好世界」。

龍舟不僅是要「扒」，更要「觀」。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裏描述「鄉人為龍舟之會，觀者畫船雲合，首尾相銜，士女如山，乘潮下上，日已暮而未散。龍舟長十餘丈，高七八尺，龍髯去水二尺。額與項坐六七人。中有錦亭，坐倍之。旗者、蓋者、鉦鼓者、揮橈擊柂者，不下七八十人。競渡則驚濤湧起，雷雨交馳。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。斯亦遊觀之至侈者。」由此也可見觀者的興致之濃。

我小時候曾在英德，每逢端午，北江兩岸的墟鎮無論疍還是岸民都要扒龍舟。我怕水，又不喜人多，很少到江邊去看扒龍舟，弟弟與我相反，幾乎是年年都要去的。一年端午，為了坐車到江對岸去看熱鬧，弟弟竟把父親新買給他的塑料涼鞋拿到收購站去當廢品賣了，幾塊錢的新鞋子僅賣了幾毛錢，只為湊夠過江的路

費。其實小孩子去看扒龍舟，除了看熱鬧，還有一個小小的奢望：好運的話能蹭到幾口划手們的龍船飯。那時專門做來犒勞扒龍舟划手的龍船飯是用糯米、蝦米、臘肉丁、香菇等食材做成的，聞起來香噴噴的，大人都很喜歡吃，小孩子更是看着就要流口水。

賣了新鞋子的弟弟後來回到家被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。弟弟挨完打，哭完，又笑：這下雖然沒有鞋子穿了，但是「光腳的不怕穿鞋的」，被老爸打了也不覺得疼……不過，我猜弟弟是因為回味起他在江邊成功蹭到的龍船飯的香味，才不覺得挨打的疼。

端午節白天艷陽高照，晚上又下起了傾盆大雨。今年是龍年，《易經·乾卦》中有說「風從虎，雲從龍」，看來自然還是要下的。不過，下雨天讀書，哪怕再讀一遍《百年孤獨》，有雨聲相伴，便不覺得孤獨了。



黃大仙祠的「逍遙遊」

黃大仙祠是許多港人的精神慰藉。每每於黃大仙祠遊覽，總能見到絡繹不絕的香客，他們神情中透露着虔誠和篤定，點上3支香，煙霧繚繞中高舉於頭頂，在大仙的殿外跪拜叩首，竟讓我心生動敬之意。

人們都說黃大仙「有求必應」，十分靈驗，於是他的信眾愈來愈多。面對大仙，每個人都有想要訴說的喜悅和苦楚、憂慮和期盼，與其說他們是在向大仙許願，不如說他們的內心在尋求寧靜和安全感。一位信佛的前輩曾跟我說，求神佛就是求自己，在面對神像或佛像莊嚴、慈祥的表情時，自我將變得更加釋然和安詳。人的心一旦靜了下來，煩心事也變得不再可憎，放不下的執念也會慢慢被淡忘。

在黃大仙寶殿（大殿）可以求上一籤，然後拿去解籤中心找師傅指點迷津，籤分為「上上」籤、「上吉」籤、「中吉」籤、「中平」籤以及「下下」籤。現場的工作人員會提醒，雖然求籤對於數量沒有限制，但是每一支籤只可求一件事，所問之事才會靈驗。

我曾有朋友求到了「下下」籤後十分沮喪，陪同的黃大仙工作人員解釋說，即便求到「下下」籤也不必驚慌，「這只是給你提一個醒，你所求的事情未必在當下進展得順利，或許要先放下一段時間，等時機成熟才可執行。」

求神不可貪心，我陪朋友去黃大仙參拜、求籤時，總會不斷這樣提醒他們。而且我通常也不願意求某些具體的事，所謂人生無常，順其自然，順應天命，這也是道家推崇的人生哲理。

幾年前曾與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（義覺）道長對談，李道長說，他期望大家明白信奉黃大仙師不是單向祈福的，而是要先修個人道德，才能有所感應。他還提到，莊子曾說修道的最高層次是：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也就是說，